禮記章句

禮記卷七之一　　任啓運章句

喪義

孔本檀弓下第四問喪第三十五間傳三十七三年問二十八今本附喪服四制四十九篇本合四篇爲問喪第十二存舊目也今并取檀弓合之爲喪義第二十五〇曰喪義者從冠昏諸篇例也檀弓文言喪禮之始先之問喪以下言喪服之義遞次之芮城曰問喪三篇專言三年喪間傳則兼及期功緦服而麻葛之變受亦頗詳焉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之謂生我者父母也喪主乎哀而聖人制禮必節其哀且順其時而漸變盖君子念父母生我之恩必望其保身以有爲故不敢以殺滅性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始卒分禱五祀以求其生復而求諸鬼亦此心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死不能食，則口虛，不忍其虛，故含之，然不以食與肉，敬之不敢以味褻也。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明神明也。旌若天子太常，大夫士各以其物，不命之士乃以緇首尺，赬末二尺書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人之於親也，愛與敬兼之。始死則愛多於敬，漸遠則敬多於愛，而愛中亦有敬，敬中亦有愛。如含與貝以愛之，而銘與主以敬之。然錄之使不忘，亦所以為愛；用美與盡道，亦所以為敬也。承上文以起下文。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未作主，則神無所依，而設重以依。銘旌則銘旌猶主之有廢，而重亦有主之道。殷人既作主，則懸重於廟之楹，至高祖廟遷乃埋之。周人既虞即埋之。鄭云埋門外道左，賈云壓壁兩楹間，何休云埋北牖下。又云主天子長二尺，諸侯長尺，正方，穿中央達四方。衛次仲云：父主八寸，母七寸，廣厚三寸。漢帝長八寸，前圓後方，圍尺。后長八寸，圍九寸。晉帝長

尺二寸。后尺。荀氏神版長尺。博四寸五分。厚八分。則今之主。皆神版耳。其藏之地。衞云西壁埳中。去地尺六寸。蓋古人席地而坐。高下爲宜。陳祥道改爲六尺一寸。近於後人之坐。但於法象無取也。公羊傳虞主用桑。桑。喪也。練主用栗。栗。立也。古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以夏松殷栢周栗。漢儒據之。劉炫云主無再作之理。則公羊爲不足據。而今論語又大異。則但取木之美名如俗之栢梓桐楸可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喪不剟奠也與。祭肉也與。有薦新如朔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耳。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始死奠猶吉器。小斂奠以後用素器。心一於哀。不尚飾也。朝奠於日初出。夕奠於日方入。陰陽之交。庶幾遇之。剟。徹而去也。祭肉之微。以疾爲敬。喪則後奠乎。始徹前奠。言此豈祭肉也與。孝子之心如親未食而留待之也。朔奠殷奠也。士特牲魚腊三鼎。若天子當太牢。諸侯少牢。如生時朔日之

禮也薦新如朝奠其牲牢籩豆皆如朔奠禮有加也祭祀通虞卒哭而言因不知神之所饗其齊敬之心自有所不能已也喪主哀祭主敬哀以素敬以飾故虞祭不用素器○吳澄曰喪與祭非不敬其親也哀心特甚焉耳虞已是祭祀之禮非不哀其親也敬心加隆焉耳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拊心曰辟有算如三踊為一節三節乃止哭天子九諸侯七之類袒括髮貌變於外慍情變於中心有甚哀故去飾亦甚然必有節恐以死傷心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頎音懇○拜以致敬於賓稽顙以盡哀於己殷禮先拜以敬賓故順周禮先稽顙以哀親故至親喪哀重故當從周若期以下

從役可也○家語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儀問而孔子答之以此

經也者實也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實謂哀痛之心當物謂哀痛之淺深與衰之精粗相稱也言經之為言以表其心之實若身有衰麻之服心無哀戚之誠不如不服矣吳澄曰斬齊功緦之服為文不飲酒食肉內發為實鄭謂當物當精粗廣狹應法制懲謂則應法制而心無哀戚之實亦何以觀之哉

歎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主人三者哀不舉故既殯惟食粥若君憐其困憊而命以彊食亦食之尊君命也士無君命父兄命亦食之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以辟邪茢以除穢死者人之所惡先王於此亦有所難言故使巫祝祓除不辟釋其殷惡之心使得致哀於臣也孔謂此天子當臣未襲時禮既襲止巫去桃茢諸侯臣未襲使祝代巫執茢既襲亦去之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

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孝子出必告故將葬必奉柩朝於廟先禰後祖至遠祖畢設祖奠明日設遣奠以死者必以離室爲哀故告祖父以順其孝心也殷尚質死即以鬼事之故朝而殯於廟周尚文不忍死之故殯於寢將葬乃朝廟而行也愚謂殷已慤宜從周○孔謂啓日朝禰明日朝祖一日一廟敖繼公謂朝禰即遍祖不别日愚謂大夫士廟少宜同日天子諸侯廟多别日異君臣也又按古廟皆在家故奉柩以朝今俗宗祠多遠當則主人奉復衣飾盥以幣告亦可也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祔合葬也夫婦同椁衛於兩棺間别加木隔魯無隔也蓋生貴别故内外之嫌殊死則陰陽之氣合無爲貴别也○朔日衛殷娍也離之其殷禮與祭廟設同几則合祔之宜矣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殷人冔而葬周人弁而葬

冔弁皆象祭冠而且素其身猶喪服

（天子諸侯葬期遠故哀之中有敬忌焉若大夫士則葬期近心一於哀不易冠也）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白虎通作邑北○殯猶南首不忍死其親葬乃北首爲自此乃之於幽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荀子作曾）

器不成物謂器不成內家語味作沬今按當作沬○不仁者無愛親之心不知者無曉理之明備物則不致死之不可用則不致生之是仁與知兼也沬猶光也謂雕飾之芻靈束茅為人也虞夏有之俑刻木為人周始有之象人而用故惡其不仁○家語孔子答子游問羅所同再制明器芻靈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愨吾從周封之間○既窆之日反哭東萊曰於廟賈曰先祖後廟作冠昏行禮之地養饋食供養之處顧氏曰於寢作謂起居養謂飲食愚謂殷殯於廟則反哭當於廟周殯於寢則反哭當自廟即適寢其相弔於殯先猶有殯在今反而亡故哀猶為甚殷弔於窆以送死於此然然其慤質慤不若周人反哭於殯宮極情文之至也○家語孔子答子夏問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

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既窆主人以玄纁束帛贈死者於壙就先歸宿虞尸男男尸女女尸主人既反哭陳牲門外北面西上主人及有司省之又使有司釋奠於墓左以禮土神以親托體於此新神依之也周禮祭墓冢人為尸有司反乃虞於殯葬以朝故虞以日中餘則以朝也葬日必虞不忍親一日無所安若葬遠則日中塗次虞之惟卒虞必於殯耳小斂奠無席大斂奠有席無几虞乃有几筵葬前不諱猶以生待之卒哭乃諱以神待之也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三虞皆曰虞事卒哭乃曰哀薦成事祭以吉為成也周制卒哭而祔故始

虞所告以遷爾皇祖某甫卒哭旣畢卽饌以送其神適祖
廟明早卽於祖廟祔祭以迎其神不忍親一日無所歸也
孔曰若速葬者速虞則卒虞之後凡剛日必接連其祭至
三月卒哭乃祔愚按若練而祔則初虞不言適皇祖卒虞
亦不行
饌祔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周已感故從殷○家語答子夏

問程子曰禮卒哭猶存朝夕奠若祔廟無主在褻祭於何
處張子曰三年喪畢因祫祭祧主遷於夾室新主乃自禰
宮入於廟閒語曰祭正謂三年不徹几筵朝夕之饋猶定
省之禮如挑存也豈無主在寢乎高閒曰期而禰之人之
情也今哭而祔則人早矣唐開元禮旣釋而祔又太遲大
祥徹几筵豈可至禪而祔擬大祥徹靈座明日卽祔朱子
曰發言沿亂哀諸舉但殷廢衛文無可考故溫公書儀帶
記孔子言廟卒從儀禮也鄭氏言祔已復於寢練而后遷
廟左傳亦有特祀於主之文是周非無主在寢一程子考之
未詳乃開元禮高氏非之然卽其自爲說亦已一夕無所
歸矣愚不若且依儀禮也又曰穀梁但言練而壞廟安知
非謂遷傳主三年納新主耶又曰必先遷高祖主於大室

然後可以毀而納祖主又遷祖主於新廟然後可以毀而納新主愚就朱子說參考之記言喪者不祭左傳言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周禮王有大故則宗伯攝祭王制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蓋三年之內必當之祭君自主之故言特祀於主宗廟禘嘗烝祭宗伯攝之故言喪者不祭穀梁言練而壞廟是君于練祭以適禰畢祖告則曰祔於祖既告仍反主寢宮於第一祫宗伯告當遷遷於翠祖第二祫舊高祖主於太廟之夾室既遷壞高祖廟新之以待祖主第三祫祭畢反祖主於高廟既遷壞祖廟新之以待新主之入第四祫新主入於廟蓋必遷者義之公故隮之以太祖而改題毀廟皆行之以攝祭之宗伯祔者仁之道故祔於祖而行之以嗣位之者王且因祫而遷則昭穆主皆入太祖之室因而遷之夾室則遷之有禮而無迫促之嫌而后壞廟新廟皆有次第而無急務之失主既入廟明日徹靈座自不至一日未有所疑故服虔云三年中不得遷廟三年喪畢遇烝嘗禘而遷也若喪畢當春祠犆祭未可遷諸侯禘一犆亦未可遷故徐邈云三時皆可祫而服終無常喪畢則隨烝嘗禘而祫而杜預遂以祫禘為遷主之祭許

俱謂三年喪畢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杜佑謂祔祭後乃祫於太祖來年禘於羣廟混羣謂三年喪畢致新主於太廟曰禘諸侯所自來也周人饋序如此則卒哭而祔不免大早不若練而祔之適中矣孔子善殷其從殷黃喪

不慮居毀不危身毀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慮居謂謀居處之安生未入廟不敢謀安身以繼親不敢滅性二者皆孝也鄭云慮居謂賣宅舍以供喪用則無廟矣古田里受之君賣宅非古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此所謂顧變而充充結之意瞿瞿猶俄之貌皇皇者念之狀慨然回念而自悲廓然寬落無所親孝子之哀雖以漸殺然不隨之思終身之慕亦已可見矣

右第一章　俱檀弓上人頗錯出以禮前後差次之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

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凷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雜斯作笄纚上袵深衣前袵扱之帶間以衰未成也腎主哀哀甚則腎水傷而肝者腎之子肺者腎之母水涸則無以滋木而肝乾亦無以潤金而肺焦也厚曰饘薄曰粥鄰里飲食之懼其以死傷生所以相卹也哭踊有節動尸舉柩則無數變於常節也爵踊如爵之踊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擗之聲也送形送柩往葬迎精反哭而反

望望瞻仰之意。汲汲促促之情。皇皇眷念之狀。見形之往而追之。故如慕。不見神之反而待之。故如疑。盡哀而止。言志欲絕也。宗廟謂殯宮。朝夕之奠如事生。所謂服勤也。○司馬溫公曰。殯斂之際。雖哭擗無數。亦當輟哭臨視務令安固不可致後悔。又按上葬禮道車載朝服乘車載弁服從行既下棺除帷荒諸偶斂朝服弁服於柩車而魂所謂迎精也。司馬公始有墓上題主之法。非古而深得禮意。若如古虞所作上。則既殯以復衣置靈座以依神。朝廟以銘旌與復衣。行下棺以復衣迎精反。祔廟以復衣。澈之寢。祭則設之亦可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

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此以下皆設爲問荅此一節明勇斂之義○溫公曰貧者被具未備拾棺未成卽過三日無傷世以陰陽拘忌盛暑至汗流臭出則悖矣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哀也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惟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成服也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此一節明免之義禿無髮傴攣手跛短足有一疾則廢一禮女子不能踊則惟擊胸男子不能踊則唯觸地也以致哀也免以代冠故童子未冠可以

不免若爲孤子而當室則免以成人行也又童子不知疏遠之戚故不緦不能至於病故不杖既當室而免則亦宜緦凡可杖矣○孔曰童子雖不緦亦免而深衣無緦射甚曰未八歲服近屬止深衣劉答曰過八歲卽制服愚按此唯言不緦則小功以上制制服者不踊不杖不廬耳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此一節明杖之義苴觕也從詳雜記削削之使方也室上不趨亦謂父在是時喪恐以迫促傷父心也

右第二章問喪原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凷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寢苫荀子作廝薪○人盡羣也而羣之中親疏與貴賤殊其等殺皆有自然之理所制天也苟不定爲多寡之節則人將以私意損益其間而等殺亂矣聖人因人情自然之則而立文以飾之以四時三時二時一時別親疏貴賤之等而又於餘親中爲親三年爲君三年以爲之極而親之

痛尤甚於君故制喪三年所以至痛極也然二周為大祥又一月禫而喪畢矣豈非為至痛飾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

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荀子踊作踴患作愚歷從作縱夫焉焉爲二焉皆作安○悲如悲病之悲謂深痛於此也然猶如此也修飾修其飾葬之道相交曰文各別曰理惡播邪之人失於薄修飾之君子務於厚如此而無以制之則薄者忘親厚者滅性故先王酌理之中制理之節使一切皆範於禮然其交足以成文其辨足以成理而憂世之心亦可釋矣

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

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荀子焉以爲使之爲皆作案又作安論語達作通〇天地之道一時而小變二時而一氣成三時而再變四時而二氣成人情亦然故情以期斷而父母之恩重故由期而倍之其餘由期遞降之而三時二時一時親疏然貴賤亦然也先王法天地本人情制爲貴賤親疏之等使群居之人各稱其情而和其術其禮而壹皆稱情以立文而三年之文爲至其情爲極隆也夫三年之喪歷代所同莫知其所自始惟孔子所云三年之懷可以見喪必三年之故仰抑邪之人可以是發其良心而不容已在修飭之君子亦可以禮節情而不至於太過也〇朱子曰至親以期斷父母本是期加成三年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子

本是大功加成期其從祖伯叔父母之小功乃正服不加者正恩接父爲子綱君爲臣綱夫爲妻綱惟此三綱皆三年斬婦人夫死從子母不能爲子綱故雖三年不斬也其除適子爲長子斬以繼父故適子受重爲祖斬以繼統故其餘無服斬者爲君之父母父之父母夫之父母皆期亦以三綱而上推之明制庶子爲其母服斬婦爲舅姑皆斬而三綱亂矣陸清獻譏洪武愆者殊流是私心自用謬哉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之檀弓。民生於三親生之君食之師教之故事之如一也然而事之又有異焉親者仁之所在君者義之所在師則道之所在也親與君有過皆不可不諫然於親而犯則傷其恩於君而隱則近於容悅故諫親則用幾而有隱無犯諫君則用直而有犯無隱若師則道勝於我即有所疑亦直陳已見以聽取

裁而隱與犯兩無所用之矣就養致其愛服勤盡其勞事親事師不分職掌故或左或右不一其方事君各有專職故左右不得相踰而要其服勤則皆致死而無異其所以事生者如此而及其死也則親之哀於是為極而君之喪亦比之所謂三年之喪加斬者於親固動於自然於君亦不敢不及也若師則身雖無斬之服而所為創鉅痛深者亦於親無異焉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資於事父以事君事師而求居相當之理盡矣

右第三章 上三節三年問原篇今按其文見荀子書荀況所撰也未有知其所由來下與荀子異則記者取論語以見折衷聖人之意耳末節取檀弓文附之者以所論者皆三年喪且起下章資於事父之義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體天地以定其本法四時以定其數則陰陽以定其綱順

人情以定其宜凡禮皆然下乃專以喪禮言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大戴作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制有恩有理有節有權而無餘文○禮有五吉凶軍賓嘉而賓嘉亦吉軍亦凶止二道也仁主於愛故恩曰仁義別事理故理曰義禮以節民之性故節曰禮知以度事物之宜故權曰知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獨言父者父敎養兼之母能養不能教也○孔曰門內之親皆以恩制而遇殺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

以義制者也。恩掩義如父子相隱義斷恩如大義滅親貴取也義主乎敬敬莫大於敬君馬晞孟曰貴大夫尊天子諸侯恩謂以位曰貴以分曰尊皆統言之○陳晧曰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恩斷義有君之喪不敢私服是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大戴培作坏下有下同北陵四字○父母之愛同而家無二尊故父在為母期以節制也三日始食粥虞祔始沐浴衰破不得補葺墳不復坏大祥即鼓琴素琴琴無漆飾者殺哀有斷亦以節制也凡此皆所謂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

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踴老病不止酒肉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大戴無杖者四十字此八者作凡此○君喪有爵者皆杖而或早或遲以情有疏感不同權制一也親喪凡子皆杖惟長子主喪以杖即位餘但輔病不以即位權制二也婦人不主喪不杖童子未成人不杖權制三也王侯不言百官各以物至故病可深大夫士必自言故病不可極庶人身自執事并不可病權制四也無髮不髽五也手變不袒六也足偏不踴七也老疾須養八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

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
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
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
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
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
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
下也此喪之中庸下並與大戴異○此下又明親喪中亦有四制以中人道具之意自始死至終喪哀以漸殺
恩制之中有節天子三年不言臣下惟言不文恩制之中有權也言不文孝經語此引之父母之喪衰
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

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父母之喪冠屨皆異此約舉之三節葬練祥也愛心之愛理心之辨志心之事仁者惻怛知者精詳彊者堅久於此皆有可觀是禮之所以然皆當然之義則恩制之中有義矣又言不特孝子凡弟弟貞婦之能行喪禮者皆可察其愛理志以申明人道之具也

右第四章喪服四制原篇○按小戴本無此篇馬融劉向鄭玄本俱無之惟大戴本命篇略同蓋後人採大戴文而附益其首尾以成此篇而屬諸小戴之末究不知誰氏也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

哀之發於容體者也苴麻有子者其色黧黑斬衰布粗之首摖舉之義服必稱其情容若稱其服故服斬者面目黧黑似之枲無子者其色稍白而枯槁服齊之貌似之大功之貌栒迫而少從容若小功緦之貌卬有容儀亦可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往而不反無回聲也偯餘從容也則有委曲不惟同聲哭哀容但有聲波之形無哭聲也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四制與本篇同時多因之喪今存之而則重出者○唯人有問但應之以聲而已對則陳其事理言則人所不問者我亦及之議則及往來辨論之詳而樂之事猶不及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

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旣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旣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飲酒之節老少禮多米弁青飲之中月禫祥之月也詳見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由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旣虞卒哭柱楣翦屏

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說脫同苄音下○苄蒲可爲席者但翦并之不編納其頭也翦屏剪除尸外室倚之餘草○按此與大記諸篇互異先儒謂何服有降正義三等降從重正從中義從輕朱子謂此等瑣細處不須拏討但自致其哀足矣愚謂隨輕重而俯仰立文可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

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以下各有降正義三等至緦麻亦當有十三升十四升至十五升今但就三等去其半而十四升以服輕從略也孔謂十五升去半用七升半則反並於大功正服非是有事其縷先煮其縷而後織無事其布不加灰治也斬衰冠正義皆六升齊衰冠降七升正八升義九升大功冠降正皆十升義十一升小功緦冠與其衰同受服冠加一升繐衰冠八升衰四升半無受也斬衰既葬受服冠七升衰六升既練冠九升衰八升齊衰正服以下大功義服以上既葬衰視冠升數而冠視衰加一升小功既葬冠衰各加一升緦無受也受以成布者先之衰服粗疏特甚如未成布至六升乃略成布也服葛男子易葛要絰婦人易葛首絰也葛帶三重謂男子葛帶四股糾之若婦人葛絰則一股也男子陽故重首女子陰故重

服除服先重故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易服先輕故既虞男子易要絰婦人易首絰也戴侗曰縞粗繒細者緇也大祥朝服以祭祭畢條哀未忘更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布衣尚未有采緣而平常佩用已無不佩也○按纖之說服虔曰細布先鄭曰采緣先孔曰細縞後鄭曰黑經白緯故得之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此又以易輕推言之上以受除之變除言此以重有喪之輕重言也孔曰斬衰受服遭齊衰初喪男子輕要著齊衰麻帶

包斬衰葛帶婦人輕首者齊衰麻絰包斬衰葛絰所謂輕者包也陳曰男子重首服斬衰首絰不兼齊衰首絰婦人重要服斬衰要帶不兼齊衰要帶所謂重者特也張子曰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又有大功新喪則首有齊衰之葛絰要有斬衰之葛帶其粗細與大功之麻正同則麻與葛兼服之愚按論情則斬齊重於功論服則麻重於葛故而服之至大功既葬當易葛帶則但服齊衰之葛絰斬衰之葛帶而大功之葛帶不用所謂兼服則易輕也自此以下遞推之若齊衰未葛則大功之麻免則絰之不易齊衰之麻也○孔曰斬衰既練遭大功之喪男子首服大功之麻絰以大功之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服大功之麻帶以大功之葛絰易練之葛絰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而首若大功之葛絰婦人絰以練之故葛而要若大功之葛帶是重葛也齊衰受服時男子首之易葛絰要易葛帶遭大功之兆則以大功之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首稱葛絰是麻與葛兼服之也婦人齊衰不葛帶則此時麻絰而葛帶不兼服也

按重孔如字張平聲今從張子

右第五章 問傳原篇所云問者明其等列相去之差也。○按古人論服莫重於斬衰而毛奇齡謂自古無斬衰名戰國後儒造儀禮妄分父斬衰并齊衰二等春秋以前並無父嚴母緦之說論孟並無斬齊二名愚謂周禮為天王斬衰后齊衰說言為天王斬衰服父之義為后齊衰服母之義是分齊斬不獨儀禮也檀弓曾申告穆與孟子告滕文語略同是齊疏即齊斬也古人未嘗服斬不離齊衰況斬而出受以齊衰矣不得以夫子見齊衰者何不作不趨為難也若謂三禮俱屬僞撰則後人論禮復何據乎至謂父母一等前無嚴緦則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夫為妻綱夫死從子之義俱可廢矣何悖謬至此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創瘡通。三年之喪不肖者之所勉

則能病者為君子矣然有意修飾而毀瘠為病則反過而非君子之所為又甚而至於死則君子直謂之無子蓋身者親之枝必有身乃足以承先故不敢不有其身也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食肉飲酒申上飲酒食肉之意廢事不敬忘哀不仁人知忘哀之不孝不如廢事之亦為不孝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申毀而死謂之無子之意疑猶幾也言君子之以年加慎者惟懼毀而死則陷於無子之罪也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外除服已除而哀心未忘也內除服未除而哀忘已殺也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

直道而行之是也讙訂何○見人形之似吾親者而目驚則人名之似吾親者而心驚節死則族而哀過於常人。此皆哀戚未忘。一觸而即動。所謂外除也其餘自兄弟以盡五服。則循禮而行足矣。無有餘哀。所謂內除也

右第六章。併雜記舊文。上三節保身之孝。後二篇哀親之誠。孝子之心。固直行不悖也

禮記卷七之一終

禮記卷七之二

檀弓上

任啓運章句

孔本第三內本第十六今定爲第二十六○檀弓人姓名徐云曾子門人纂修論語者劉云子游門人今按篇中多推尊子游似劉說近是但篇中所記多傳聞非實而孔云仲梁子六國時人則成是書者必戰國時人非弓也或弓有所記而後人因之未可知耳內城曰篇中記喪者十之八故今取其言喪之義者入上篇其行禮之得失凡屬孔門者次爲檀弓上篇君卿大夫士者爲檀弓下而雜記之類此者亦并附焉以爲喪禮之故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稱去聲還旋通縣音玄封窆通左作堋○喪具送終所用惡乎齊恐有則過禮無則不及禮也

斂手足形衣衾不備其數還葬踰月三月不逮其期雖棺而窆之亦無碑繂之制蓋過禮則入於奢僭而其罪大不及則無財不可以為悅未嘗不可致其情也

右第一章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叔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叔菽通。吳澄曰啜菽以豆一掬入米少許煮粥食之極貧者之食也生事盡愛死事盡敬貧非所憂也。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厚葬為觀美而陷非禮者亦有處於貧而託此以自解者必實盡其歡稱其財方無愧於心

右第二章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夫子嘗以告子游而子路聞而稱之禮文也哀敬本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而本爲尤重陳氏曰此亦寧儉寧戚之意

右第三章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敬者必誠必信之意哀則悲痛惻怛之實也貌瘠可勉而能故不如哀然一於哀而附身附棺一有不謹未必無悔故敬爲上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循禮而行可也兄弟統三族言之

右第四章。雜記文附入者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家語有如之何子曰五字居處言語飲食衎爾。家語下有在喪所則稱其服而已。君之母與妻皆謂小君也。禮爲小君不杖期居處謂不居小君名尊而恩淺。故自喪所退則飲食言語皆如其常也。

右第五章。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疏衰服重而踊不絕地。名雖尊而恩淺也。大功服輕而踊絕地。服雖降而情親也。由文謂由繹禮文而知其以名加以出降之義也。陸佃曰。言此豈由乎文者哉。蓋哀之淺深出乎情也亦通

右第六章雜記文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愼鄭讀引湯如字○孔子三歲喪父二十四歲喪母鄭謂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人初見柩在於道皆以爲葬及觀其引乃殯之引故人疑問以得父墓所在也湯謂謂其愼言其愼重如此也防今啓聖林南負防山北臨泗水○孔氏曰不知謂不得委曲適知父柩所在非全不知其地也陳澔曰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詢父墓所在者且惟死無室廬乃殯於路聖人忍以是待其母乎愚按孔叢子魏欲相李由而由爲生不知其父由設此以自解當時孔斌已斥其造誣謗聖矣記者因此妄語遂信而錄之爲戰國時人可知

右第七章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句）至（句）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塋平曰墓）

高起曰墳孔子殷人世用殷禮故不墳今封之四尺則用周士禮也識記也曰小而處故先反以修葬門人則當待封畢乃歸泫然流涕孔氏曰傷修墓之違古陳澔曰傷始葬之不謹也

右第八章　按葬母時孔子未適他國安得有東西南北之人語亦得之傳聞而妄記之

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夫子母顏氏禮二名不偏諱一則不諱也）

右第九章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既祥祥月之外五日彈琴所謂逾月樂也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成笙歌節奏順變也鄭曰琴以手笙歌以氣孔曰既喪外除故先琴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因類附記之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絲屨組纓則早於忘哀有子以孝弟爲本其言行似聖人疑不出此曰蓋者明係傳聞之辭也

右第十章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是時喪禮久廢而此人猶行三年喪故夫子抑子路之笑然終非禮之正故子路出

又言此去可歌之日又幾時哉但踰此月則善耳雖不責其備禮亦不許其不及禮聖人之教婉而嚴如此

右第十一章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小功以下爲吉喪亦尚左手姊期降大功爲凶喪故尚右

右第十二章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禮姊妹適人降大功若無主則服期不降子路之姊若無

王而欲以寡兄弟加隆過於情反越於禮矣夫子言禮爲先王所制正恐人情之或過或不及故爲定制以範之耳若但言非恐則此非恐者又豈非行道之人所能者哉以見其不足貴也

右第十三章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禮父在爲出母杖期父歿而爲父後則不服伯魚之母雖出而夫子在則可以期既期而猶哭則太甚矣○湯三才曰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明年生伯魚年六十六亓官氏卒則亓官氏未嘗出也此必後儒欲明出妻之義而托之聖人耳愚按父在爲母期即不出亦不當過期猶哭也此章於出母無明文但後子上章喪出母雖說孔又考孔庭後記言孔氏三出妻叔梁紇其一則孔子未嘗出妻也

右第十四章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從從通○縚妻孔子兄女也其姑蓋孟僖子之妻山高而銳曰從卑而大曰扈吉髽尚廣似之喪不尚飾必毋然也吉笄長尺二寸總垂亦尺二寸齊衰榛笄髽不尚大故笄與總皆短也總之布與冠升數同其長則孔云斬衰六寸期大功八寸小功緦尺

右第十五章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弁卞通○孺子泣久而且重也聖人制禮在衆人必使可法節一人亦使可久若一於哀節一身亦有難繼者矣故聖人聞其哭而歎其過於情且

喪其閭於後也

右第十六章

孔子惡野哭者胡銓曰哭不以禮謂之野非其時非其地與無其節皆是也蓋因上章之語而并記之○張子曰有服之喪不哭於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亦通

右第十七章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

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惡去聲○兄弟同所自出故於廟父主在廟故哭父友在廟門外亦爲父而哭也師親而尊友親而不尊于寢皆親之兩以門內外辨尊卑也所知情淺故於野馬賵孟曰聖人表微故一哭位而詳審如此方慤曰以子貢爲主明恩之所由姚舜牧曰所謂禮以義起也愚按子貢爲哭之主故爲爾哭者拜之非爲伯高氏之主故爲哭伯高者勿拜方慤曰爾生之禮在子貢哀死之禮在伯高拜與不拜凡以稱其情而已

右第十八章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使者家語作使子張攝假也代也二十丈爲束束帛乘馬物則厚矣而實非聖人所將足不誠也徒使我不誠見不止於情不足也

右第十九章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卷音拳從去聲

○原氏壤名蓋文王十六子原伯之後沐椁梓木修治而滑澤也登木也久不歌而今歌故爲放誕見禮法之不拘也貍首之斑喻木文之華女手之卷喻修治之滑若爲弗聞而過隱其惡以全交也從者家語作子路已猶絶也夫子但告以處親故之道而壤忘親之非已自見矣○朱子曰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又叩其脛若槩說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愚按阮籍母卒飲酒一號吐血哀毁骨立

蓋故爲放誕而至性郤過人想原壤亦必有至性過人處故夫子與之遊毋死又助之沐椁其情義非淺也今日之歌郤出意外夫子不絕他正有委曲周旋處於此可見聖人覆載生成氣象若未到聖人地位此等人且須遠之恐他樂佚放蕩而惡禮法浸淫及我便使我一生喪所守

右第二十章

賓客至無所館死無所殯四字從家語補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此記者約舉夫子生平言有客至無所館者則夫子曰於我館死無所殯者則夫子曰於我殯使生死各得其安覆載生成之心也

右第二十一章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家語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

而夫子答之以主人未成服故弔者亦未弔服也○孔謂
襲有疾者先必朝服羔裘玄縶於死乃易深衣似未該
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記夫子事以實之主人未成服素衣冠既成服用弔服總之不以素弔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食謂因弔而食朱子曰臨喪哀不能甘也○按弔賓自遠而至主人亦不能不食之然素食可也酒肉醉飽則不能以禮自處又不以禮處人賢賓必有所不受矣

右第二十二章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脫同鄉去聲○一哀哀之專切者遇主人之一哀而爲之

涕出情之動於不自已也情厚則禮不可輕今若無所賻是涕不相關也而鄉之涕從何來乎深明今日之情必有所不能薄也鄭曰客行無他物可易故遂使以往○輔廣曰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所不可則顏路請車而不從於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右第二十三章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如慕若追而弗及如疑若待而未來此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以日中當虞如疑則反遲恐不速日中而祭此如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夫子再言小子識之而且曰我未之能欲其深察乎情之至而有以

俳大祥之本也

右第二十四章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大祥遠矣而夫子於淵愛之深惜之至故猶不能無感傷彈琴後食欲以和平之聲舒其傷感之情也

右第二十五章按孔子三十九歲顏淵生七十顏淵死大祥則孔子七十二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子路死於衛孔悝之難事在魯哀公十五年中庭東階下少西爲之主而少異乎內喪之爲主也若內喪則拜於東階下當階覆醢痛其厄並不忍見其似也但左傳無醢之之事

右第二十六章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家語詩毛傳韓詩外傳俱作子夏援琴而絃衎衎而樂閔子切切而哀孔曰當以家語爲正○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要歸於禮之中正而已

右第二十七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

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謝枋得曰劉尚晉英家藏禮記有此句今按家語亦有此何補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消搖逍遙○作起負反也曳杖逍遙朱子曰聖人既病之餘閒適之際德容如是所謂申申夭夭也戶謂戶扉開則在東向嚮居則對之所謂君子之居恒當戶也鄭謂急欲見人非故作宗貧也阼階主位西階賓位猶有相敵者兩楹間則南面臨下之位其位最尊夏后殯於阼以親之殷

漸遠周更遠故於西階賓位所謂父母而賓客之也孔子宋後猶用殷禮以明王不作必不能居尊位享尊禮故知夢坐兩楹間而受饋奠必死而將殯於此也孔子生於周靈王庚戌之十一月庚子卒於敬王壬戌之四月己丑○陳澔曰萬世王祀亦其應也

右第二十八章

孔子卒斂以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本篇逸文見白虎通義○天子斂尸用六玉圭在左琥在右璋在首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諸侯以下降殺未詳今魯君以璜賜而子貢公西華受以斂諡諸侯之下大夫禮也史記葬魯城北泗水上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將葬既遣乃誄稱名者君臣之際記者諱之左傳有失辭而此異者亦記者修之也鄭云有誄必有諡所以尼爲諡愚按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非必有諡也禮去位大夫壽逢

故舉字以誅之。

右第二十九章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志章志以別之也牆翣披見大記崇崇牙以緇為旐又刻繒為崇牙之形以飾其旗側此殷制也綢纏也以練纏杠以緇旐廣幅長尋懸其上此夏制也若周則旐畫龜蛇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此夏旐殷崇皆從車所建也鄭云夫子殷人而兼三王禮所以尊之孔云其不為僭者皆大夫禮也愚按孔子致仕與聞國政吉月猶朝服而朝卒而君欲以璜玉又親誅之是固以大夫待之矣想子路使門人為臣亦是此意但大行不加爵居不攝所性分定故也在聖人分上自無肴於此而是時三代之制並存聽人所取則諸賢之尊聖又未嘗不可如此

一　右第三十章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鄭云弔服加麻三月除之心喪以終三年

右第三十一章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羣謂朋友家語子夏曰入宜絰而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文尤明備張子謂居則絰出則否者喪師之常禮絰而出者尤厚於孔子陸佃謂二三子者七十子之徒羣則在七十子之外者恩義有淺深故出有絰不絰之異義皆可參○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戚

已等於生已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耶瘠日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三年也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心有哀戚之情三年之閒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則哭充充瞿瞿慨然廓然無以異乎倚廬之下几筵之側也其恩深義重者固當為之隆其服其餘亦當因其恩義之淺深輕重以稱情而立文孔門三千達肖七十夢奠之初必人人奔赴其三年人別子貢而歸者必有數焉子貢又獨居三年受恩尤深故也恩按喪服記朋友麻先儒謂弔服加麻其服疑衰素裳冠則緦之絰帶又云素冠加環絰又云弔服加麻者與緦同三月友且如此則師可知漢王元賓卒門人有服斬者晉郭瑀為其師郭荷斬衰廬墓三年唐員半千何彥先為其師王彥方行喪廬墓三年宋黃榦為師朱子服深衣加麻用冠絰旣葬除之心喪三年王柏為師何基服深衣帶絰冠加絲武金履祥為栢白巾加絰絰加緦而差小帶用細苧元顧德玉為師疑衰加絰皆旣葬除之心喪三年夫師非孔子學非回賜而為之斬未免過也宋元諸儒斯稱情矣徐乾學云服師當齊衰三月齊衰

分之尊三月友之例徐說最得制服之中若其淺深進退則程子說盡之

右第三十二章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與平聲後並同○觀觀禮也聖人體法之宗今葬聖人其體必有異於流俗故四方來觀之堂四方而高坊縱長而平上廣下夏屋方廣而中高前後下皆用力多而難成斧則上薄而下本狹其成爲易也斧形薄如馬鬣故時人名爲馬鬣板廣二尺長六尺坎之兩旁以繩約板築之土與板平則斬其約所板

於上以郭築旁殺而止則斬板三儀高四尺有奇也言人葬聖人未必有意於聖人之意本無足觀而竊取聖人平日之言以為準則或有合於聖人之志其可觀或在此也孫毓云孔墓前高後卑形如卧斧高八九尺與此不合孔云或後人所增加

右第三十三章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人老疾則置閣於寢以備飲食始死即以閣所存脯醢醴酒奠於尸牀東當尸右肩如親欲食然也

曾子曰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將小斂先饌於東堂下陳一鼎於寢門外卒斂拜賓祝與執事乃奠奠於尸東籩二豆二俎一俎在豆東酒醴在豆南脯在酒西醢在脯北大斂乃三鼎二籩二豆此時死者南首奠於其東當尸右手如視能食然葬後虞祭始西肆魯人不知而變

記者記兩賢語而又辨禮所由失使行禮者有考也按士喪禮大斂乃有席小斂無之曾子云斂斯席亦誤也

右第三十四章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未設飾未襲斂也仲梁子名懷魯人夫婦方亂喪遽不避嫌也各言禮意如此鄭云言方亂非也○按帷有別內外者有別東西者別東西之帷君大夫皆有之男喪帷在尸牀西女喪帷在尸牀東士至狹陋乃無帷而俠牀別內外之帷則君卿大夫士皆有之始死即帷堂尸未襲斂不欲使人褻之也小斂畢奉尸夷於堂大斂畢徹帷既殯帷堂凡有弔祭祿賜則徹帷事畢下之以鬼神尚幽闇故也此言帷堂是以別內外者言而大夫以上夫婦未容亂也

右第三十五章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本編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雜記○周禮既遣奠乃讀賵但求賵之物賓史已告于殯至此主史復讀之是再告矣故曾子以爲非古也藏器節三盛稷粲遣奠饌以脯醢而無黍稷故遣車亦惟載牲體而無粻時人或有之故有子以爲非禮也

右第三十六章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此下夫並音扶○大饗禮畢則卷賓俎三牲黍歸其館不敢褻賓之餘也或人不知贈奠包

貧似取之貧故以大斂明之言父母至親而喪事即遠且待以賓客此正孝子之所爲悲哀也

右第三十七章 雜記文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仲憲家語作原思民之孝易周謂死者有知將有舍生以殉死者而民之情又易薄謂死者無知又將有忘而不祀者此三代時所以隨時補救而示民異道也曾子則謂人之于親愛則以人道事之敬則以神道事之古之用明器亦以神道敬之耳若以爲無知是直死其親也古之人豈有是乎○孔氏曰周禮大夫以上兼用祭器士惟用明器

右第三十八章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滋猶味也人哀則氣易鬱薑桂之辛能散之則所益已多上三句蓋古語而曾子釋草木之滋以爲必薑桂類也

右第三十九章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述禮文而疑之

○鄭曰限內聞喪則追全服限外否孔曰降而在小功者亦追服餘則否

右第四十章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

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其徒鄭曰客之旅陳謂曾子門人非也彼出哭者為館巷就於會已非客之主且不敢以喪讓長者也爾次徒之室初不干客之正室也北面弔者主喪禮主西面賓門東北面成己之為弔賓而成其徒之為喪主也

右第四十一章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去年之草在期以外故不宜哭

右第四十二章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曾申曾子次子字子西無常聲哀痛之至無復音節也鄭曰此亦謂始死時不然弁人孺子之泣夫子言其難繼矣

右第四十三章 雜記文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孔本作舞斯慍雖通吳澄芮城本此刪之今猶猶斯三字者王肅本補蹈矣人悲則五字從劉敞本將猶搖通○孺子慕猶孺子泣但號而不踊也有子言我常不知喪禮之踊何故久欲除去之今見此人號泣得情之至果何必踊哉微猶殺也興猶起也猶皮覆之意陶和樂之貌也子游言先王制禮慮其或過而爲之

節以殺其情應其不及而爲之物以興其意要歸中道而已若直肆已情而徑遂行之乃戎狄之道豈先王之禮哉夫人情一有所喜則心適於內和見於貌咏形於口搖動於身如此而不爲之品節則樂將無所止故制爲手之舞足之蹈以發越之人情一有所悲則心惻於內戚形於貌嘆發於口而哭泣隨之如此而不爲之品節則哀亦無所止故制手之辟足之踊以發舒之蓋人情鬱之則蔽道之則過惟因其自然之勢而品節之則有以達其情而使之至止此所訓微情也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惡去聲。

[illegible]柳過絞衾以飾體蔞翣以飾棺則人不以其死而惡之始死有脯醢之奠將行有遣奠之禮既葬有虞祔之祭則

人不以其無能而偕之此所謂以故興物也今子剌踊爲無用而欲去之則祭奠未有見其饗者亦將以爲無用而去之邪不達禮之意而妄訾之禮不亦過矣

右第四十四章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讀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死於北墉下沐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從夫聲塡池鄭讀爲奠徹今如字死於北墉下十字今本逸從

白虎通義引檀弓補○負夏衛地名與池陸佃曰池猶坎也既祖則與之孔叢子埋柩謂之肂肂坎謂之池是也鄭稱既祖而遣奠因曾子至徹去遣奠復設祖奠似未然蓋祖奠之時柩在庭中婦人位在堂上遣奠則婦人位兩階閒今主人既祖而與殯坎因曾子來弔復由庭中反其柩於堂上塡坎之地而婦人既在堂上難於行禮乃降此婦人於兩階閒以避殯而後受弔若生者將出遇大賓而反若亦事死如生之意而不知喪事之即遠有進無退也從者疑其非殯後問之曾子言則日遣奠乃行今日祖奠未是實行故祖之交從且且行且止則今日且反宿堂上明日遂行何不可乎蓋原其情而不欲斯其失也從者又問子游而子游告以喪事有進無退則其失禮明矣而曾子言我所云出祖者乃多於禮之外乎引以爲已言之失而終不欲暴彼累之非厚之至也孔云多勝也言游所言勝於我亦過

右第四十五章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下夫如字。詳見下章

右第四十六章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敬子公子許之後以官爲氏絰環絰也。○按天子弔公卿錫衰弔諸侯緦衰弔大夫士疑衰皆弁絰諸侯弔卿大夫錫衰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當事弁絰否則皮弁避天子

也諸侯弔異國之臣皮弁錫衰大夫相弔弁絰錫衰士弔服無文喪服記舊註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加朝服鄭云素裳乎冠不弔何朝服之有布上素下似之其實則疑衰素裳不疑裳者避諸侯也朋友相爲服即士之弔服而加緦麻之絰帶庶人不弁弔服素委貌賈公彥云庶人不疑衰其弔服白布深衣也孔氏於上章裼裘而弔云是羔裘乎冠緇衣素裳袒云上衣以露裼衣愚按孔子明言羔裘乎冠易之子游知禮豈有以羔裘乎冠往者當是素衣麻裳也主人成服則大夫士素弁加絰庶人素委貌加絰情義尤重爲之免而加絰未成服則但素弁冠或免也朋友成服則緦帶而緦絰朋友則素帶而環絰

右第四十七章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

前開也魯人則爲之齊衰三月秋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秋

儀之問也木鄭讀朱又讀戍陳本從二月二字○公叔木公叔文子之子名戍孔曰戍音轉爲朱又文誤爲木也同母異父之昆弟之服禮經無文是無服也子游以同父昆弟推之而疑爲大功子夏則繼父同居齊衰期不同居齊衰三月推之而疑爲齊衰三月不知皆非也○按家語邾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克問於孔子孔子曰同居繼父則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無服况其子乎是聖人固有定論矣何游夏之不聞耶魏高堂崇曰聖人制禮外親不過緦麻殊異內外之明理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皆小功舅緦而已同母異父兄弟異族無屬殊於外家遠矣於禮不當有服即同居亦當從同爨緦之例無緣云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也張載曰齊衰三月高於正服無緣加之異姓即大功亦過小功可也游酢曰聖人之後父子有親男女有別尊無二上故父在而母死則壓而期母出則不服何有於異父之子乎後世不明父母之嫌一統之尊於是爲出母期而異父之子亦爲之制

服要非禮也愚謂繼父不同居則繼父且無服何有於其子若同財而為我祭其祖禰則如高堂氏所云從同爨緦是也若繼父止此一子而無期功以上親則義服小功亦可

右第四十八章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

居亦已久矣喪明之喪去聲餘如字○喪猶哀也哀傷賢則喪明謂居親之喪五十不致毀以哭子而喪明亦太過矣而子夏不自知故曾子之弔猶呼天而例不應得此酷罰也洙泗二水名在魯西河魏地在龍門洙泗之間子夏設教於此魏文侯師之其後有田子方段干木之屬疑如陰疑於陽之疑言與之抗行也未有聞未有過人處為人稱述索蕭索而無侶也友喪明而畀之者日與之情謂無罪而怒之者責善之義而子夏即引罪自責其亦賢矣○錄悞謂氣衆不似子輿當是子晳不知子夏設教西河後曾猶在否漢王充云子夏失明盧安之言大抵檀弓多傳聞之語其事初不甚確

右第四十九章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句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論語作羔○子皋名柴齊人高傒十世孫史記云鄭州人高愈曰始死時泣無聲而血出哀之至也見齒微笑

而商露也始死極其哀終
喪猶不能然可謂能久矣

右第五十章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

匡叶筐○成魯孟氏之采邑匡蠶背殼似筐也范蜂也言績者蠶也而有匡者乃蟹冠者范也而有緌者乃蟬死者其兄也而爲之衰者乃子臯初不相關而加相爲若有不可解者然喜而戲之也朱仲曰蟹之匡非爲蠶蟬之緌非爲范成人之衰非爲兄譏其服之不誠也亦通

右第五十一章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子蒲成人名滅復可

名哭不可名也呼名以哭鄙野甚矣

右第五十二章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申祥子張子其先顓孫自陳奔魯後以王父字爲氏又轉爲申者顓孫二音之合也庚於時爲秋於行爲金稼穡之勞於是乎備故凡穀來及受報曰庚此庚之言當償其收入之數也犯人之禾固有害於民物然特一時之失耳若因此償其所入則似買道而葬邑宰如斯後將爲例豈可繼乎君子不市名於一時而貽害於後世如此原思辭祿而子曰毋亦此義也鄭氏譏其恃寵虐民過矣

右第五十三章

子臯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衣裳連而中有綿着曰繭稅衣黑色纁袡以絳帛緣其下繭衣褻故以稅衣表之爲第一稱素端服素衣素裳爲第二稱皮弁服布衣素裳爲第三稱爵弁服玄衣纁裳爲第四稱玄冕服亦玄衣纁裳而刺黻乃大夫之上服爲第五稱公侯貴上服親身大夫士卑上服在外婦人初嫁玄衣纁袡此稅衣似之故又記曾子語明不當以此襲也

右第五十四章雜記文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終者對始之稱死則斷滅無餘也君子全而生者其始全而歸者其終小人則與草木同朽一死即無餘矣子張蓋有以自信也

右第五十五章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

曾子曰我弔也與哉以友誼至重不容不往哭而又不可釋服而往故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記所云哭之則服其服而往也

右第五十六章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公明儀子張弟子後又師曾子禮士葬無褚儀尊其師故特以丹質之布爲褚而但爲蟻形於四隅畫蚍蜉往來交結之狀此殷士之葬飾以別於君大夫之褚蟻示不敢僭也○按非天子不議禮而聖賢或從夏或從殷不必盡合於周蓋禮乃天理之節文必文與情會義與時宜也然則周公監二代而損益而猶必使其後人酌其禮物作貴於

王家孔子從周而猶必說夏學殷惜杞宋之無徵而皇皇於參互考訂正至虛之心大公之道也夫豈焚詩書銷兵器改篆文者可同語哉

右第五十七章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

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中大

或作華睆徐作刮○病疾之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申皆曾子子也睆孫炎云滌也孔云好貌蓋謂言其飾睆言其光也爾雅簀謂之第郭璞云牀版邢昺云齊魯謂之簀陳鄭謂之第蓋牀上有簀簀上有席簀大席小故見其華睆陳訓即席恨也止者恐驚動曾子比之勿言瞿然而張目吁虛問之聲華或同變動也始息婦女之變鄭謂尚且安息亦通易簀而歿斃於正矣○朱子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且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生死易所守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為之心又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非禮或是因仍舊俗但及疾革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則非大賢不能愚謂非禮不可一刻居豈有因仍習俗始且用之積年積月至此始改耶君非童子一問曾子不終身非禮乎考之於禮貧不聞有君賜大夫士之等只過於華美不如質素之為可安耳

右第五十八章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士喪禮當浴於適室言爨室非也○鄭云曾子見曾元之辭易簀故矯之以謙儉陳云曾子反席未安而歿固未有遺命即有之人子忍以賤事親乎愚謂禮者中而已矣上蹦下替均非禮也曾子知簀之必當易即知爨室之必不可浴謂曾子有意矯之非也且死於此室即浴於此室之屋漏飯於此室之牖下小斂畢乃出室戶曾子寢疾未於爨室安有舉尸出浴於他室者抱乃多傳聞此亦不足信

右第五十九章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悼公魯哀公子名寧是時有若以魯公族為大夫猶導君也凡君適臣升降自阼臣不敢有其室也故子游道君而由左若以賓道待君則反與君為敵而非國統於君之義矣

右第六十章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泄柳魯人由左以右尊賓也其徒由右失尊賓之意矣。陳澔曰詔辭由右以尊君命也

非是則相告宜由左

右第六十一章雜記文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委巷巷之小而曲者言其所居僻陋未嘗習見禮儀也子思孔子孫皇侃謂此乃原憲未知何據言思子游子申祥妻之兄弟也叔爲嫂無服而妻爲娣姒有服夫爲妻之兄弟無服而妻爲其兄弟有服故皆從妻之行服者爲主妻先倡而夫但隨之以踊也禮姊妹小功報女子適人兄弟降大功報記者見當時于此二者不爲位故先述曾子語而復記兩賢事以實之見禮當然也

右第六十二章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三日不食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殆賢者之過歟

右第六十三章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平聲○五日不食於禮已過而春常師曾子親見其七日不食故猶歎已之未盡其情也○愚於此而益見先王之禮之善也賢者之為衆人之師也曾子七日而子春以五日為未盡其

惕矣擧此以往不至滅性乎故夫先王之禮賢者之所俯而就也惟俯而就乃爲可繼爲可傳也舊說悔其婚詐不誠恐未確

右第六十四章

子思之母死於衞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鄭氏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衞之庶氏禮切出則與廟絕故不得哭於廟

右第六十五章

子思之母死於衞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

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柳若衛人禮謂貴賤品節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而又有禮得爲且有財而不可爲者則非其時也禮爲嫁母齊衰期[illegible]繼不踰主人爲庶氏母則主喪者庶氏非子思所能爲而其辭有難顯言故但反覆其詞以自慨也○昔爲孔氏母今爲庶氏母有子如子思亦無如之何矣故婦人貴從一而終

右第六十六章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鄭以極亡絕句今從王肅○誠盡其心而無欺信循乎理而不違憂

未有可悔而防之患則雖悔之而已無可如何也始死曰死既葬曰亡言喪之禮於始死時殯而附身君襲斂衣衾之其葬而附棺若茵抗明器之類皆極其誠敬而無一事之可悔似亦可矣至既葬而亡喪猶必以三年為極者蓋亡猶弗之忘其誠信不止三日三月已也且君子之孝又豈三年已哉所發在於終身乃能無一日之患不然偶一不謹患所隨之雖悔豈有及哉又言君子之忌日不樂亦此義也○忌日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不與他事故曰終身之喪餘詳大記

右第六十七章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

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子上子思子名白先君子謂孔氏先世喪出母使其子喪之也隆汙猶言升降言惟聖人與道爲體道所當隆因而隆之道所當降因而降之我則不能但斷以義而已○徐乾學曰言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是子思前未有不喪出母者檀弓凡言始皆變禮之失此亦微文示譏耳愚按子思於出母其神傷於出妻其詞厲此爲子爲夫之別也夫於妻有絕道子於母無絕道聖人制禮出妻之子爲母則夫亦如子之心必有不忍故也夫子寬仁故使子喪之子思嚴毅故不使白喪之於是見聖賢氣象之別而玩子思語意亦似其妻罪大也然則人子處此將如何父殁則喪之父在則聽命於父焉爾又按孔門三代出妻事之有無雖不可必然亦可見古人夫綱之肅內治之嚴婦人事夫比於君父家道之成此義著也自出妻之法不行而强妻得挾婦遂敢抗衡其夫甚至瀆妒橫行喪家絕嗣而莫可制皆由此義之不講故也然則說禮者何必以

出妻爲孔氏諱或程子曰世俗以出妻爲醜行隱忍不敢發不知穢僻身便到刑家妻不善便當去也或問古之出妻有坐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似非大惡程子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不忍以大惡出之使以微罪去古語曰出妻令可嫁絶友使可交是也

右第六十八章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穆一作繆○穆公元公嘉子悼公之孫名顯一名不衍即顯雙聲也戎首亂首也○謝枋得曰臣無仇君之義服之可也陳祥道曰義生於情所及不生於情所不及禮生於義之所加不生於義所

不加因情以起義因義以制禮然則舊君之服與不服亦視其情義何如耳此章與孟子告齊宣王略相似亦以警爲君之虐使其臣者耳若君子之自處固不容如是其薄也

右第六十九章

禮記卷七之二終

禮記卷七之三

任啓運章句

檀弓下

孔本第四两本第十七今定爲卷二十七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舜在位四十九年居於鳴條五十年卒於鳴條蒼梧鳴條山名在今海州呂覽路史皆謂舜葬於紀是也鄭以爲南越地非三妃長皇娥次女英次癸比季武子魯大夫名宿又名夙季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文子行父行父生宿祔合葬也此記古今分葬合葬之異

右第一章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 堲古作即○上

古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有虞氏制爲瓦棺斑固曰夏后即木以相周無屬臘之用殷人棺槨又加屬漆也或曰夏[illegible]

燒土爲甎而周於容棺之坎，殷於棺之外，又斲木而爲之椁，周又加牆與翣以飾棺，如是乃盡於人心也。○[illegible][illegible]言軒輶制棺與此異。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七月以下者，生未三月不成殤，餘詳雜記。○此章記古今棺椁之異。

右第二章。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翰，一作鶾。○陳澔曰：夏治水，故尚黑，黑水色。湯征誅，故尚白，白金色。周勝商，故從金所克而尚赤，赤火色也。大事謂喪事，或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適三者而言亦通。日昏則黑，中則白，始出則赤。

馬黑曰驪白曰翰亦馬黑鬣白腹曰駵此明三代斂之早晚而兼及其所尚之異也

右第三章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讙書作雍讙發言當理而人喜悅之此即論語所記而文少異耳然言百官聽於冢宰則可世子聽於冢宰不可

右第四章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家語躐作蹹○於室中掘坎以尸牀架坎上而浴令浴汁入坎不用盤也毀竈之甓以綴足不用燕几也宗廟也行神之位在廟門之西凡出與祭行神卽從壇上而出謂之躐柩殯於廟故其出也毀廟門

西邊而出於大門行神之位與周之奉柩朝祖出於正門亦異也掘中霤毀竈毀宗皆示既死不復有事於此之意○按衛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焉其禮如此而後學者遂因而行之以喪事尚質故也

右第五章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武王時爲師號尚父成王三年滅蒲姑乃以其地封尚爲齊侯都營丘就國三年復入相王卒子伋嗣康王六年薨於周遂留葬焉五世丁公伋乙公得癸公慈母哀公不臣及弟胡公靖獻公山武公壽也五世親盡乃止禮樂皆有反本之意故仁者體禮樂之實也齊不忘本係有得於禮樂之意丘狐所穴死則正首向之以爲不忘本之喻○顧炎武曰水經註淄水下有胡公陵是未嘗反葬也愚謂哀公已足五世之數胡公雖哀公弟不反葬矣[illegible]

右第六章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穀當作告音之誤也王姬周女魯莊公元年嫁於齊爲襄公夫人二年卒禮天子不主諸侯之昏使同姓諸侯主之莊公名同以由魯嫁故親之而爲之服姊妹之大功襄公莊公舅或言外祖母非禮外祖母小功言服大功尤非○按禮天子女嫁諸侯無服嫁二王後大功諸侯女嫁士大夫無服嫁諸侯大功吳澄曰主昏不宜有服故春秋書王姬卒以見譏焉謂天子既無服喪而天子使魯主之則義服大功可也

右第七章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

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賁音奔陸德明作馬驚敗無績字一本非無驚字末作未○莊公十年齊敗宋師於乘丘縣卜皆氏也馬中流矢故驚而車敗公隊而副車授公以上綏遂載之公言御戎必卜我未之卜宜有此敗責之賁以賁之賁父恥其無勇以死赴敵故魯終勝也舊謂末之言無勇不責縣而責卜故責其輕以愧其重愚謂君無所臣以氏者其說迂山恐非孔謂士有諡自此始恐誤因出人矜馬見有流矢在股間白肉知馬驚非賁父之罪死敵賞賁父之勇哀其死而述其勇以誄之也諡者必有誄誄者不必諡

右第八章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禮諸侯弁絰葛而葬葬已仍麻絰既虞卒哭受服變葛要絰莊公薨子般弒閔公方八歲而立十月始葬莊公反至庫門即除凶服以吉服歸位士大夫因公吉服不與虞與卒哭之祭故既卒哭遂皆除之非禮甚矣○按天子諸侯之禮即位有門始死正嗣子之位書所稱延入翼室恤宅宗是也既殯正繼體之位書御王冊命諸侯來圭兼幣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書公即位穆例云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是也三年喪畢正踐祚之位虞書舜格於文祖是也始死位未變服三年已經除服其以吉服見可知正繼體之禮書言王麻冕黼裳羣臣麻冕蟻裳入即位禮畢釋見反喪服節次甚明則正改元之禮其以冕服可也但踰年改元有當殯者有將練者要當酌時之久近準繼體之禮以稱情立文耳朱子謂天子諸侯與士庶不同孟子言諸侯之禮吾未之學正為此等蔡沈書傳不折衷朱子而取蘇氏之說謬也其辨詳書傳中武王十二月崩成王元年王即位此時必大殮同繼體禮特未必參祭服耳夏

六月葬武王於畢秋王加元服其祝辭有心是衮職之文傳曰公冠成王以朝於廟而見諸侯則既葬後即用衮服以見諸侯而改元可知也魯桓公以八月薨明年六月始葬閔公以亂故未得行即位之禮則既葬而以吉服即位亦得禮之變但未入庫門則猶未反喪未虞已爲非禮而併因是即吉不反喪服非禮尤甚意者慶父謀亂不君其君故使君與大夫士皆廢三年之喪歟

右第九章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

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蓋當作盍驪一作[illegible]

麗少難並去聲恭亦作共○獻公名詭諸武公稱子莊伯[?]孫殺申生事詳左傳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爲文公狐氏實名伯宗亦姬姓唐叔之後爲申生傅初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實勸之行申生不從實遂稱疾不出至是乃念其言也申生縊於新城惠公即位諡之曰恭恭者順命之義○徐揚貢曰驪姬妖孽獻公迷惑申生不敢言不忍言一安字盡之湯三才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逃難先儒責其陷親不義不得爲孝然臨死惓惓宗社其志不可悲乎獨惜其不學

知經而不知權耳

右第十章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

而不私則遠利也厳或作儼喪去聲顙鄭作䫙○獻公卒在魯僖公九年事詳左傳國語穆公秦公脩名任好時重耳避難在狄故使人弔之且勸其歸也以國二句蓋古語穆公述之見代起必在死生之際嚴然哀戚貌喪失位去國也說謂解其無罪或曰喜也他志反國貪位之志忍義惠弔之義子顯公子縶字稽顙以自盡其哀作乃以謝賓稽顙而拜謂之成拜為後者之禮也今重耳未為後故不成拜也

右第十一章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襄公名茲父此夫人必初娶者非周襄王姊也孔曰夏用明器分半實之殷用祭器分半虛之周兼二器祭器實之明器虛之按大夫以上具二器士無祭器半實明器宋用殷禮本無明器而分半虛之即明器之意也今盡實之則致生之而不知故曾子譏之

右第十二章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仲字遂名莊公子別爲東門氏謚襄時爲魯卿垂齊地宣公八年使於齊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繹者正祭之明日復祭以賓尸也萬舞之總名有文有武武用干戚文用羽籥而羽舞無聲籥舞有聲故萬入而去籥使無聲也胡安國曰禮大夫卒當祭不告所以盡肅敬之心於祖宗終事而別則明日不繹所以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過大臣之禮也○陳埴曰當祭而卿卒則去樂明日不繹故叔弓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仲遂卒宣公猶繹去籥聖人以爲非禮

右第十三章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事在魯成公十三年左作

宣公名廣言極慢也禮襲以商祝含以貨王崩而諸侯請襲明臣職也若使諸侯襲非禮也

右第十四章

邾婁定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定鄭云或作考非易音異于迂適○婁邾人自呼之餘聲定公當魯文宣時若考公則隱公益之曾孫徐滅久矣生蹤也徐自擬天子故稱定公於伐氏死之明日即含襚而遠國有來含襚者孔曰致學於上及殯上即謂之親含否但致之主人也邾有司言

使大夫來則禮節易諸侯自來則禮迂繁今容居大夫而行諸侯禮則易于雜亂容居言我受命於君以來我先王久以天子禮自居則我固嘗以諸侯禮自處容居魯鈍不敢忘我君之命以天子禮尤不敢忘祖之世以天子自處也見徐之久僭

右第十五章　此章義疑姑仍舊說

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　襄公魯君名午康王楚君名昭不曰楚而曰荊以州舉號之也朝荊在襄公二十八年魯人知其請襲乃諸侯事天子之禮欲却之而不能反加以君臨臣喪之禮陳謂得權變之宜足以禦侮愚謂魯以周公之後不能自強至於朝楚以非禮見辱又不能止而為撫詭以欺之抑末矣

右第十六章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太史官名柳莊之卒當在魯襄公二十七八年公衛獻公名衎此雖若優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侯服襚大夫書邑券而納諸棺皆非禮也三大夫之小斂祭然大孔曰祭是卒竟服故可以襚大夫）

初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此記公所以賜柳莊爲社稷臣之故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反國羈以繫馬靮以控馬班）

昭從臣於外公欲班邑以賞從臣之功非不貸己之勞季賞之及而言居者行者均之爲國不可有私忘己如此誠社稷臣也夫公以蔑家聞而出奔入又殺甯喜臣于衛豈眞知所謂社稷臣哉然則公之厚之未必無私而莊要可謂賢矣

右第十七章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成公名原卒在魯昭公三年子叔氏敬諡叔字名弓叔肸之曾孫叔老之子子服氏惠諡伯字名椒孟獻子之孫孝伯之子懿伯惠伯叔父劉謂及郊適遇懿伯之忌辰敬叔欲惠伯得申其情幾至式曰蓋忌者喪之餘親居喪不弔也況惠伯言特叔父之私喪耳豈可以此廢公事乎故遂入而弔也孔謂敬叔常殺懿伯恐惠伯殺己故

不敢入二說皆無考而劉爲長蓋居同國
出同使若恐其殺已豈止防此一日哉

右第十八章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
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
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
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
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
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
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

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杜蕢左傳作屠蒯○知悼子晉大夫荀盈晉平公名彪禮卿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飲酒鼓鐘非禮甚矣夫桀紂與代之君而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後世尚以二日爲疾日而不舉樂況悼子親爲股肱之臣其爲疾日尤大乎蕢但罰曠與調之廢職已之侵官而公之自亡其疾不自知防其失自見故公亦遠引爲已過而受罰也記者又言今晉國燕畢揚觶猶謂之杜舉則蕢一言而作戒者遠矣

右第十九章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

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公叔文子衛大夫朝公之孫成子當之子名拔文名發論語註作拔悞也君靈公元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將葬子請謚君親定之使太史往賜之小史誄之有難謂魯昭公二十五年齊豹殺孟縶公如死鳥時也班謂等列之上下制謂禮幣之多寡修因舊典而振舉之也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博聞道德曰文論事則惠爲先論義則貞爲大而文之一字尤足以該之故數其貞惠文而後專以文謚也按古無二謚周末威烈王貞觀王徙頃襄王始有二謚不應此時大夫有三謚也考死鳥時公子荆字南楚以爲受冬所稱以其死衛寡人者子荆也或同時論荆爲貞子而傳聞之悞並屬之歟

右第二十章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內納通鄉鄉音向辟上闢通下避通○季孫疑康子內霤門屋後簷君在阼中爲國之主故弔大夫亦居東序之端而卿大夫皆偏西北面東上二子之升當自西階故卿大夫避位以讓之升而君降一等揖之以賓禮待之也二子修容以君在而加慎卿大夫避位君降揖以其賢而致敬皆禮也夫豈以見拒而脩容見容而驚禮哉記者之言亦聊以寄慨云爾

右第二十一章

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䵣一作鰌音秋又音緧沈一作蕭中去聲○黃哀公少子撥所以洒榆沈者鄭謂即紼非是張自烈謂以手洒之亦非龍輴椁幬詳大記雜記榆沈取榆白皮浸之以其汁洒地使車滑而易行天子及諸侯之棺重故用輴車而洒榆沈故有撥大夫之棺稍輕故雖用輴車而不洒榆沈則無所用撥今三家專國本之輕棺而廢輴車是不用其所當用而僭設撥以僭天子諸侯是又用其所不必用徒有竊禮之名又無適用之實是僭禮中之最無爲者也䵣不比成人故葬不用輴而設此無用之撥何哉

右第二十二章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禮大夫貴妾緦天子諸侯為妻齊衰期妾無服以妻我言人以為我妻也此溺情而飾過之辭

右第二十三章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

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也奪說文作隧或作兌皆音遂○貴尚乎士遇柩於路

君必使人弔之貴尚遊於道者書宮受弔亦哭次之有禮
者然民可弔於途士必當弔於室故曾子舉杞梁妻以
正之鄭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梁與華周載甲夜入
且于之隧杞梁死故其妻迎柩而齊侯弔之梁妻知禮不受
弔於路齊侯乃弔諸家也○傳謂梁妻哭夫城為之崩執
喪三年畢赴淄水死其輔死傷勇與梁略同喪亦烈矣

右第二十四章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左傳戰於

郲非郎地亦傳授也禺人作務人郗蕢汪踦作嬖僮汪錡○哀公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魯禺人昭公子公爲也小城曰保或曰守也見入保者負杖息於途知其有困憊之形無忠勇之志因嘆役重民疲至此已極然苟上下協心猶可一戰今上不能謀下不能死其可乎我旣言之必當踐之遂與踦赴闘偕死魯人以踦有成人之節欲不以殤禮葬而孔子許之所以善忠義而勸親長之心也

右第二十五章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之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昭子康子曾孫名強敬子武伯子名捷居猶安也言我三家無君四方知之今食粥而爲

揜我豈不能然人且以不情疑我我則食飯耳其意蓋以伋乖乃之不知而其言之蔑禮抑甚矣宜曾子以出辭爲斯遠鄙倍爲戒歟

右第二十六章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饘一作飦幕或作帟帟繆或作縿綃同○幕帷也哀必自致故哭泣三者同禮有異俗故作縿之帟異大約衛侯禮而魯多僭也○朱子曰孟子告滕文公亦只說哭泣三者此是大本大原處

右第二十七章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

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弗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莊子齊大夫名伯成子恒之孫襄子班之子縣子名瑣古者人臣義無私交雖束修之微不以出境情不及者禮自不及也自大夫專主會盟常與國君交禮生既相接死安能相絕乎又言哭有出於愛者情所自生有出於畏者勢不容已今齊强魯弱陳氏又專齊政能勿以畏而哭乎公於是與大夫哭於縣氏之廟蓋以異姓外臣必以異姓大夫為主徐師曾曰亦以此禮自縣子起也

右第二十八章以上皆記諸侯之變禮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兆求其吉故謂吉為兆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辭諡法治典不殺曰祁祁子衛懿公時為大夫不苟從非禮以求吉兆行愛親之心無慕位之意其謹賢之也

右第二十九章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懸鐘磬之器而猶不作比次當御之婦人而猶不入矣禮不違先王之禮而又稱自致之情時子游疑其過於禮故以為問而夫子答之見此為人情所難未可輕議也

右第三十章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大夫有家宰家司馬家司徒諸侯以司徒兼家宰家臣以司徒兼司空嫌故相變也旅孔曰司徒之屬或曰徧也藏曰泉行曰布送終既畢所餘賻布徧歸還之亦君子不家於喪之意故曰可

右第三十一章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居鄭讀其音基孫鑛曰如字○何居言於義何處也劉熲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許其合而命之哭特矯僞以文過耳湯三才曰杜氏請合而不敢哭宜乎

所欲哉畏之不得已也劉彝
曰然終不若改葬之爲安也

右第三十二章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蟜氏固名上表微謂隱微之禮人所未悉唯君子能著之蓋心實惡將而口譽之也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則曾晳止六七歲未必有倚門而歌之事後人以曾任而托之耳饒氏謂則一曾點則鄒世子巫奔喪不三十年魯不聞有兩曾氏族也

右第三十三章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穆伯

魯大夫季悼子紇之子平子意如之弟名靖字公甫文伯名歜以父字為氏別子始分也禮寡婦不夜哭陳澔曰哭夫以禮哭子以情皆中節矣故夫子美之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朝夕哭殯必牽起其帷以致親愛之意敬姜不然徹以事夫欲成其令德也他人學之而凡殯皆帷昧於禮矣

右第三十四章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上晝夜哭言其常此據牀不哭則知其失而嘆恨時也季氏魯之宗卿故敬姜有就公室而會見之禮曠於禮若國策所云於婦人厚必於長者薄也方苞曰公室外寢也禮將疾公所居外寢喪服既練居外寢姜信子賢謂無惑溺

之私但依常禮未嘗使居外寢以遏防之

右第三十五章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還旋同號平聲○延陵吳地即今常州吳公子札讀因而居此故人稱曰延陵季子適齊即聘昭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時事嬴博齊二邑名今撫平縣地不至於泉淺深之宜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輪

手懸之曰陽其廣輪不過掩坎其高不過手懸高卑大小之宜也右還陰之數三還陽之數陳澔曰骨肉歸於土陰之降也精氣爲物之有盡魂無不之者陽之升也游魂爲變之無方也再言無不之悲傷離訣若望其魂之隨已以歸者然然季子不惟得旅葬之宜且通幽明之故故夫子稱之然不直爲訣辭者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非禮之常不可據爲典要也○吳澄曰右還且號者三記圍繞之數非哭之聲數千介而識爲哀不凡乃老莊之徒過矣

右第三十六章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扶服詩作匍匐○陽門宋國門介夫甲士也宋

以武公諱改司空爲司城子罕樂氏戴公之後東鄉克之孫西鄉士曹之子名喜覘窺視也知民悅爲守國之要而謂知本故夫子稱之詩邶谷風之篇扶服手足並行救之急也微非也言非特晉不敢伐即天下莫能敵之甚言得民之要也

右第三十七章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公儀氏仲

子字魯公族免弔所親厚之服含孫立子荅仲子遺命也子服氏伯子字名何謚景惠伯之孫昭伯之子伯邑考文王長子傳言見殺於紂衍微仲名衍史記微子弟馬繡謂此微子次子非也伯子不顯言其失亦成事不說之意孔子言立孫而仲子之失著爲世之論定矣○禮朋友皆在他邦死而無主則爲之袒免以主其喪歸則已鄭謂弓以仲子不立孫故爲死而無主之服以譏之愚謂本文言免不言袒是以親厚爲之免非以無主爲之袒也且弓未畢初未知其立孫何見而驚問猶未遽得定論安有先爲袒免以譏之之理又按周封同姓不聞有伯邑考之後是考無後可知微仲之賢與微子遜稱或是民所愛戴或是王命立之總是一時權宜非常法也孔子殷人而曰立孫安見殷人必立弟乎後儒據此謂商質立弟周文立孫似非確論

右第三十八章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

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
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
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
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惠子衞公孫昭子郢之子名蘭
案爲司寇其子虎別爲司寇氏文子名木曰彌牟者胡揆
謂文子嬰辭頗吃聽音耳治成誠也麻衰疑衰弔者之通
服而又以弔服爲首之環絰及服絰則朋友之服大夫賓
位在門東近北臣位在東近門將拜賓及謂必以喪主雖
父兄不得而代之時虎不在位而文子以素習於子游故
就爲之辭子游以上不在則已亦不成其爲賓故趨就臣
位所謂比於執事如敢視賓客也文子疑其過謙故再辭
而子游言固請然後文子知己之失扶適子就主位而子

游亦趨客位以成賓也○按鄭謂惠子廢適立庶故子游過爲重服以譏之孔因謂此經是雙服之絞絰愚謂本文言絰不言絞安知必非單服之環絰耶且虎言復位則前固嘗在此位矣特子游入弔時不在耳又子游果重服譏之則虎既復在位子游何但就客位而仍此不情之服乎

右第三十九章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文子卽彌牟常將上軍主人文子之子脩子瑕也別爲將軍文氏深衣麻衣也緣以布曰麻衣緣以采曰深衣而麻衣亦通號深衣陳澔曰深衣練冠不純吉又不純凶於廟主所在也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垂涕洟哀之時已過而哀未忘也除喪受弔古無此禮而脩子舉動皆合其宜故子游善其

處禮之變。

右第四十章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句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家語作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陳謂上戶當作尸誤○武叔名州仇昭子

婼之孫成子不敢之子舉者奉尸之人禮卒斂主人馮尸括髮袒於房上舉男女奉尸侇於堂其袒括髮爲奉尸遷也今舉者奉尸出戶而武叔乃出戶不親奉尸一失也既袒猶未括髮二失也不於房而於堂三失也武叔好論人短長而自詡爲知禮而違錯如此故子游反言以哂之

右第四十一章

季康子之母死陳䙝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

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敬姜康子從祖叔母陳衣將斂時也凡陳先祭服次散衣男子袍繭亦得陳之婦人以飾爲徹故褻衣不可陳也○按於殯宮有平日玩好畢陳者恐謂陳乘器示能傳禮也陳玩器近於褻非禮也

右第四十二章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公輸氏若名世爲匠師當掌下棺之事而年幼小故其族名般若請代之不用碑繂而用機發以見巧也公肩假名亦魯公族言魯有舊典公出自文王故碑視豐廟之碑三家出自桓公故碑視桓廟之柱所謂初也今

爾欲以人之母試其巧則豈不可以已之母試其巧爾心亦有不安者乎於是季氏知其不可而不從也舊說豐碑朝廷之碑桓楹鄭未之詳鄭謂宮廟碑以石窆碑以木朱子謂尚窆之碑今存者高五六尺廣二尺厚尺餘中有竅以受索引棺愚謂當是天子諸侯用石故名碑大夫士用木故名楹也又鄭讀得以爲得已其母爲其毋或曰恍是爲僣竊戲爲病相對爲何未知是否○王安石曰公室視豐碑則僣天子三家視桓楹則僣諸侯下僣上陵習久成俗不復自知其爲非矣

右第四十三章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

葬我焉。成謚。子高字。齊大夫國氏懿伯之孫貞孟之子虔

氏遺名慶封之族爲子高家臣不食磽确而五穀

不生也其辭若有憾於生不得

行其志者豈以陳氏擅齊故歟

右第四十四章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

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土高

曰懷言於死死者欲藏之深邃周密今反封樹以表之何哉

此亦古者墓而不墳之意孔曰國子意在於儉然非周禮

也

右第四十五章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

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句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沾鄭讀作覘今如字鄉向同○國氏昭識亦齊大夫當時以子張相故問之司徒敬子衛大夫孔子常相其喪禮以喪禮宜質故多以殷禮行之男賓在衆主人之南東鄉陽故尊左女賓在衆主婦之南西鄉陰故尊右男女分陰陽辨禮之善也而昭子好文故噫息言我之喪也而沾沾於此乎爾毋復言此也當使主皆居於主位賓皆居於賓位於是主人之男子西鄉主婦從之次男子之北而皆西鄉也如是則男賓女賓皆位西方而東鄉爾亦男子南婦人北也鄭云沾當作覘覘視也我之喪禮來者多必有異於人未如是否○按孔子相司徒敬子之喪用殷禮子游疑其變俗則此昭子所云或周禮歟

右第四十六章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子車齊大夫子禽兄也家大夫即家宰疾時在衛家人在齊不得致養故欲使人相隨地下以盡養之情二子妻與宰也亢知其議已定禮不足以奪之惟與言當養莫若二人則彼懼而自止矣

右第四十七章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

也況又同栺乎。弗果殺。屬音燭○屬會集也。善尊己之不從亂命。

右第四十八章。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子柳謙下章稱家有無不家於喪者譏不粥庶弟之母班兄弟之貧者仁。陳澔曰古人安貧守禮如此。

右第四十九章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

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叔仲叔孫氏之別也叔牙生公孫茲及武仲休休別爲叔仲氏生惠伯彭生彭生生皮柳衍三人學數過教也衰齊衰繆絰兩股絞之五服所用總衰升數比正齊衰細比小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而弟妻於兄公當事亦用之者蓋兄弟之妻本當服大功以避嫌故不服當事則弔服加麻兄公尊故總衰升數大功而降之細視大功而殺之若夫之弟則但疑衰而加絰也環絰一股不絞者姑姊妹在室服齊衰不杖期與伯叔父兄弟同嫁大功既嫁而反及適人無主仍期柳之姑姊妹非反非無主而爲服期亦厚之過也柳妻魯鈍見叔仲皮常教子柳遂比諸舅而爲齊衰繆絰衍告子柳言當禁之柳言向者吾於姑姊妹亦當功服而齊衰時無禁我者故失之過今當從女故退使妻從衍言蓋俗向日之過禮而喜今茲之見正也鄭謂柳皮之子皮常教柳以禮及皮死柳妻魯鈍猶知爲舅齊衰而衍見時人以輕細爲美以告子柳而柳反使妻從之其

不知禮猶如此

也未知何據

右第五十章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縣懸通○縣子瑣魯人名瑣滕伯

殷諸侯文其名也孟虎爲文叔父文又爲孟皮叔父周禮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殷不絕不降各以本服服之○朱子曰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周公又撲刷出許多貴貴禮制更不可易愚按位尊者德降德隆者仁厚大夫降諸侯絕不幾疑位愈尊仁愈薄歟不知禮以情爲末文爲末世子記言公族罪誅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況其無罪然則伯叔父之二日不食也居堊室也親如祭也皆所謂如其倫以親親也唯不服齊衰以貴貴爾且天子爲公卿錫衰諸侯緦衰同姓之士疑衰而世子記明言素服則雖非全不服也

右第五十一章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服斬衰其痛如斬用削杖其痛如削斯為情稱其服

右第五十二章雜記文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既虞絰可易葛衰不可易葛乃有以粗葛為衰以緦麻為裳是求輕細而非禮矣

右第五十三章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司士官名賁其名也汰矜大也叔氏稱子游禮五十以伯仲人始死襲牀

襲必於牀時有因襲於地者褻矣貢所請合禮故子游許之而縣子乃譏游爲汰者問禮當對以禮不可專輒若自我出也景伯教人以恭而閔馬父譏其大滿亦此意

右第五十四章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后一作厚通世本作厚○魯孝公子惠伯鞏字子厚其孫以王父字別爲厚氏易治也精好之意縣子以教人子令后木自屬之非矣君子慮生不慮死謀道不謀安

右第五十五章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人以爲沽也 沽粗略之意孝子悲哀必資相禮無相則粗略多矣

右第五十六章

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大夫以上含必使賓恐尸為賓所含故以巾覆面而穿當口處以受含士卑子自含之故士喪禮布巾環幅而不鑿也今賈自含而鑿其巾是有嫌其親之心矣

右第五十七章雜記文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臺鄭曰當作壺○升陘魯地僖公二十二年及邾戰於升陘邾雖勝魯而死亡亦多故復以矢壺駘邾地左傳作狐駘蓋狐聲誤為壺而壺又形誤為臺也襄公四年臧孫紇救鄫伐邾為邾所敗家皆有喪故髽而弔此一時喪敗之事者以為常非矣○顧炎武曰復之以矢猶有殺敵之心焉一致其志也是亦無于禮者之禮也

右第五十八章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顏丁魯人既葬矣猶如親他往故其必反而息以待之猶不死其親也

右第五十九章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人於親之死也始則哀哀漸殺則敬漸生又久則敬勝而哀忘矣不怠不解在哀能敬悲哀哀與憂在敬能哀故夫子稱之子者男子之美稱陳澔曰美其能行禮且能變俗也○先少連少連賢也繼大連以少連及之也苟可並稱則君子樂進之亂君子稱人子必及其親所以教天下之爲子者也稱人弟必及

其兄所以敎天下之爲弟者也

右第六十章雜記文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士喪禮今儀禮士喪旣夕士虞三篇是也時人不行三年喪故喪禮久廢孔子敎孺悲悲復書而存之○鄭甫時人習於僭禮故廢士喪禮愚謂僭非士所能爲也自秦火而天子諸侯之禮盡亡猶賴此書之存得推士禮以達於天下凡孝子之得以禮事死猶悲力也顧以取瑟而歌故不得於從祀則鳴鼓而攻者又何以列於十哲哉

右第六十一章雜記文○以上皆記大夫士喪禮之變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有官者殺

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弒逆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故凡在官在宮之人皆得起而殺之而不赦也若與此賊同在官在宮而不討則與謀乎故而亦當併誅而不赦矣壞其宮室并掘其地聚水豬之惡之極也君一月不舉爵以不能教自貶也○陳澔曰惟父爲弒逆子不得討之

右第六十二章以下不言喪禮亦以類次之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要腰同京古原字○文子趙氏名武宣子盾之孫趙[illegible]朔

之子文子成室人皆賀之獻賀也陳謂獻文疑是二謚如貞惠文子之例發則身往造之張姓老名字孟亦晉大夫輪言其固奐言其華歌頌其生哭頌其死聚國族頌其世世相傳也罪極斬要大斬領皆大辟也九京晉大夫葬地在今絳州或曰平廣曰原高平曰京葬深曰泉陽極于九曰九原九京九泉一也全要領則得哭於斯矣蓋考終命五福之一免刑僇賢者爲難文子尤舉其重者以自禱也則張老聞諸頌而文子尤善禱矣

右第六十三章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

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叔譽韓詩作叔向蓋名肸故字叔譽譌為鄉向形譌為譽也植一作特上知音智。○叔譽晉大夫羊舌職之子名肸歸猶與也文子設言若此諸大夫如可役生我將誰與以其論其優劣也陽處父行襄公僣并植立也兼并衆事而特立乃取怨之道故為狐射姑所殺狐偃從文公出亡至反因時正直疑之際而授璧請亡是挾於以不得不留之之勢也晉地名士會食邑於隨范殁而諡武故稱隨武子亦曰范武子也利其君仁也不忘其身則又知謀其身知也不遺其友則又仁故文子與之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退古作追一作妥勝平聲○中身也管庫職卑而家利權擇士為之錄有私也韓愈言取於管庫是以為能薦賢也亦通林雲銘曰如不勝衣之至如不出口謹之至則不并植而忘其身以人事君無有私已則不見利而忘其君遺其友又記其所行以相假

右第六十四章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瑕丘衛地樂其地而欲葬是貪心也伯玉請先歸若不欲干其私者然其譏之者微矣

右第六十五章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家語下有子路佛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乎子曰然此女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工尹官名商姓陽名棄疾楚平王名也王肅曰常帥師伐陳滅之楚人善之因號為陳棄疾追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二年手執也韔弓衣也禮路門外正朝大夫士皆立路寢然則大夫升堂坐士立燕禮獻卿大夫後酒皆上旅士不升堂故曰不與燕賞有不忍之心而其辭自抑卑賤不敢以功上人故曰禮也陳澔曰追敵易於縱殺故善其有節

右第六十六章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

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鄱陽洪氏謂鄖與太宰陳使者官行人名儀以行人儀太宰嚭互易愚按檀弓篇所記多得之傳聞故謬誤甚多此其最甚者也必如洪氏互易乃得之○嘗猶試也二毛班白之人子指所獲臣民也左傳吳闔盧入楚召陳懷公不至哀公元年夫差修先君之怨伐陳其兵非義可知而斬祠廟之木殺疫病之人其暴又甚矣陳使不盡言其失但以殺厲婉諷之許其反地歸子則以討罪矜赦婉順之終未有一言屈服者可謂妙於辭令者矣

右第六十七章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

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周姓豐名魯賢人也舊註

也不可得見故使人問之哀公欲民敬信於已而不得故疑虞夏之致此此必有異道不知敬信原非可施亦原無可致誠積於此此仁誠感於彼墟墓之間我自盡其哀宗廟社稷之中我自盡其敬而人之哀敬亦自生此所謂忠信誠慤之心也不然誓會之作豈不求固結於人然我不徵信而望人敬信難矣○徐與喬曰禹會塗山啓有甘誓而曰叛則作者專務於此也然亦殷周之季矣

右第六十八章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稱其哀故式之夫之父曰舅猛虎有殺兒之人苛政無求生之路其志悲苛政也

右第六十九章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

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

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

兵而陪其後

寢苫大讎未報終身喪也枕干志在於報夜不忘也不仕恐以身致之君不得報私讎也弗與共天下誓不俱生也凡行公事之地皆詡之則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故其義如此若昆弟則稍懈從父昆弟則更輕矣故有報有不報也魁首也○愚謂從辨報之輕重有害讎之是非謂之讎者視無致死之道彼有故殺之心也若悅有罪不讎彼過悞不讎彼有君命不讎豈曰不痛於心然義有不得而讎者也不然妄行以干國憲是以觀之技所戮也註曰者乖僻並許曲禮

右第七十章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

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哭墓哀墓之無主也廟主則可奉以行展墓而人急省視之冀得復來之也過他人之墓亦式過神祀之位必下以廣敬也念反墓者去國之情敬祀墓者居邦之道各以其所處言之

右第七十一章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

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喪去聲朝音潮○喪失位也問其進退緩急之宜曾子言聞之

未覩問也桓司馬宋大夫向氏名魋向戌孫東鄉叔子超子以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南宮氏敬諡叔氏即南容孟僖子長子不出於適故別為南宮氏速朽猶愈於廢速貧猶愈於貨此一時矯枉之言非中正之道有子所以知者信之於言不若徵之於事也定公九年孔子由中都宰為司寇十四年以受女樂行哀公六年乃適楚先之申之不為自售亦不為賂投也○方孝孺曰仕非欲富為行道也棺槨非為不朽為禮節也林寔銘曰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故見之最確曾子只是篤信然此篤信便不可及故曰參竟以魯得之或問南容君子尚無藏貨而朝事愚謂事之有無雖不可必然家語載容以富得罪定公出奔衛衛侯請復之反載寶以朝子曰不如速貧容聞之驟見孔子謝過循禮施散於此正可見古人改過之勇徙義之力今人於已過必諱非欲為古人諱過此正是大受病處

右第七十二章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侯國執事

之人三卿爲上五大夫次之名官之正爲下魯自宣公政去公室於臣祿皆不知其數故問子羔所食何比對以比於文公時之下執事語恭而禮正如此陳澔問其先世食祿始於何時對以文公時爲下執事則歷宣成襄昭定哀凡七世矣存考

右第七十三章 雜記文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所與遊者乃邪辟之人故誘之爲盜其才情意氣實有可取故使爲臣而後上之公也禮諸大夫之諸侯不以服桓公特命反服以報其恩且嘉仲之善用才也

右第七十四章 雜記文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恭儉禮之質服物度數禮之文

晏子裘敝不易則儉於己遣車不備五乘葬畢不畱封樹則儉於親然其儉也意在救齊國僭侈之非是乃所以爲知禮也舊說及葬而反不拜賓送賓恐非儉意○按左傳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嬰曰唯卿爲大夫蓋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大夫當天子之上士是當時之大夫皆僭稱晏子守正禮耳五个五乘乃天子大夫之禮豈當時習用而有若亦因而不覺歟但諸侯之大夫降天子大夫一等則三个三乘宜也而晏子一乘則太貶矣所有意於示儉也餘詳雜記

右第七十五章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鏤簋簋有刻鏤者紘冠系也天子朱紘諸侯靑大夫士緇旅道也樹屏當道亦天子之外屏也反坫詳後明堂位大夫祭用少牢士特牲牲在俎不在豆介豚之肩不足以掩豆極言其豚之小也僭上則爲之上者難逼下則爲之下者難皆君子所不爲也

右第七十六章雜記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飮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

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蒙袂病極而目羞明以袂障之也輯屨憊極而足並行如屨輯之也貿貿無知之貌嗟憫其病來呼之使來也揚目直視之狀謝謝過也微言其所見小所守拘也○謝枋得曰不食嗟來此羞惡之心世間斷不可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婦人然丈夫亦然愚謂此心充之便可至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地位曾子微之是引狂狷使至於中行莫便以曾子語爲假借而甘於嗟來之可食也

右第七十七章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尩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

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然猶焉也尫病瘠而面向上暴之冀天哀之男曰覡女曰巫常能接神暴之冀神憫之左傳欲焚巫尫蓋時俗有此禮也子迂通惟迂故疏疏闊也大喪則罷市而日用所需有不可缺者則從之巷曰便於貿易謂之巷市蓋虐人之疾子不仁望之愚婦人不智皆非所以格天惟巷市比之君薨則庶幾有自責之意故可之○愚謂格天以實不以文省身改過用賢去奸理冤出滯施舍薄征其實也苟無其實即巷市亦文而已可者僅可之辭

右第七十八章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路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

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封窆同○子路家語子貢○吾聞之上家語有路馬埋之以帷狗埋之以蓋二句蓋君之帷蓋不必敝也士則惟敝者藏以待用而已狗守狗狗馬有功於人故以帷蓋埋之○謝枋得曰卽此見聖人覆載氣象路馬死埋之以帷保與喬曰亦以類記之

右第七十九章

禮記卷七之三終

門人羅暹春校字

乾隆歲次癸巳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鐫